

中国通史参考資料

第一輯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組 編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参考用书

中国通史参考資料

(第一輯)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編
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組



华东师范大学

1961年7月

說 明

本书的选輯，是供本系学生和函授生学习参考之用。第一册内容，所选的是有关东汉以前史事的論文，黃巾起义以后，編入第二册中。关于古代中世紀史的理論性研究論文，将另編一輯。

中国古代中世紀史教研組

1959年10月

目 录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陈伯达	(1)
历史科学战綫上两条路綫的斗争·····	翦伯贊	(21)
* * *		
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		
·····	吳汝康 賈兰坡	(30)
氏族公社在山頂洞人时期已經形成·····	賈兰坡	(42)
我們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生活情景——西安半坡遺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石兴邦	(45)
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佟柱臣	(55)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	安志敏	(76)
* * *		
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	束世澂	(83)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	(124)
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	李学勤	(166)
郑州商代遺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	赵全嘏	(182)
記殷周殉人之史实·····	郭宝鈞	(188)
讀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实”·····	郭沫若	(190)
試論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	楊 寬	(194)
关于古史分期問題——学习毛澤东学說一点体会·····	束世澂	(211)
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	范文瀾	(236)
論春秋战国間社会的变革·····	楊 寬	(245)
論春秋战国間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	楊 寬	(260)
吳起的学說思想与变法运动·····	吳 澤	(278)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一个座談会上的講話)

陈伯达

在去年科学规划會議上,我講过厚今薄古的問題,引起了一些討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比如郭沫若同志、范文瀾同志的文章就写得很好,比我講的要好。但是,也有人對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錯誤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經認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遺產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們原来的意思了。

要不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遺產的問題,對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在原則上早已解決了的。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英国的政治經濟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那篇文章中,就講得很清楚。他說:“馬克思主义里絕沒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絕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狹頑固的学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經提出的种种問題。他的学說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的最偉大代表的学說的直接繼續。”(“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頁)馬克思主义是偉大創造性的科学,但这个偉大創造性的科学是有所繼承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月革命后,有一些人,以波格丹諾夫、卢那卡爾斯基为代表,他們主張抛弃文化遺產,企图建立一种所謂“純粹无产階級文化”。列宁在他起草的“論无产階級文化”文件中,严厉地批評了这种錯誤觀

点。在“青年团的任务”讲话中，列宁也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可见，在无产阶级当权以后，接受文化遗产，依然是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那种否定人类过去一切有价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在接受历史遗产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同样作过很明确的指示。他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态度，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对于目前的学术界来说，也还没有过时。

正如俗语所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既然要继承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对历史遗产给以总结，为什么我们又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而且在我国学术界中，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一些活泼的气象，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是不是必要呢？

我想，厚今薄古问题的提出还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呢？道理就是象上一次说过的，在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中，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偏向，而且在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厚今薄古”，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工作，

必須有創造性的活動，敢于打破老傳統的束縛。百多年來一些啟蒙人物曾經先後提出過這樣的思想。譚嗣同關於“沖決網羅”的口號，吳虞關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目的都是要求人們從老傳統觀念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追求新的知識。前人和我們的區別是什麼呢？區別在於：以前那一批人是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去看待這個問題，而我們看待這個問題，則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中國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以及他們對於反帝反封建鬥爭的軟弱性，使得過去那些啟蒙人物不能徹底地、歷史地解決古今的關係，還更缺乏在學術上的真正的獨創。他們沒有能力對於古代的思想和文化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批判。在他們那里，或者企圖調和古今，托古改制，對過去的批判，限在皮毛方面，而且僅僅採取溫和的態度，否認社會事物新陳代謝的鬥爭；或者有時站在這一個片面的極端，有時又站在那一個片面的極端，把古今都絕對化，認為古代的一切事物都絕對地壞，資產階級的一切事物都絕對地好，而其中許多人在作了一陣叫喊之後，又回過去，只埋頭在舊書堆里面去尋求知識。總之，他們的方法，是折衷主義或者絕對片面性。

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打破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按照列寧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列寧全集”第19卷，第2頁）。無產階級用這樣的世界觀去觀察自然界發展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國無產階級在這個世界觀的指導下，對於舊社會進行了最徹底的批判，揭起了兩次社會革命的大旗，鼓舞了全民的覺醒，結果造成了幾千年來偉大變化的新局面，而在中國地面上基本上結束“人類社會的前史”。就學術界、文化界來說，遠在全國解放之前，已經被這個世界觀改變了面貌。無產階級的解放，形成了全民精神的解放。在全國解放以後，這個世界觀正在促使學術界、文化界的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而將為我國的學術界、文化界，帶來空前未有的繁榮和躍進。中國人民在兩次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已經反映而且必然將繼續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學術

界、文化界的戰線上。新的偉大時代，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燦爛的群星，需要許許多多新的多才多藝的人物，需要新的大學問。這種新的學問，不是孔子老子的學問，不是程子朱子的學問，不是顧炎武戴震的學問，不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學問，而必須是超越中國一切前人所達到過的各種成就的學問，必須是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指導下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學問。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迅速改變舊中國經濟貧窮和學術空白的面貌。這種學術的空白，難道僅僅依靠在故紙堆裡面尋章摘句，就能夠填補嗎？難道僅僅依靠我們歷史上那些舊知識，就能夠填補嗎？當然不是這樣。舊的資料，舊的知識，不論是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文學的，藝術的，對於我們發展新的學術和文化，有各種不同的用途。但是，我們決不能採取抱殘守闕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材料，而是要利用這些材料“推陳出新”，作為新的學問的養料。我看到有些人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以下一段話：“每一時代的哲學作為一個特殊的分工部門，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驅者傳授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一定思想資料作為前提。”（給史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95—496頁）恩格斯的這段話當然是對的。不知道這一點，就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人在記起恩格斯上述這段話時，卻又忽視恩格斯以下的另一段話：“每一時代的理論的思維（我們這一時代的理論的思維也是如此）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反杜林論”舊序，“自然辯證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恩格斯的這段話當然又是對的。不知道這一點，更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不但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去整理大量的舊材料，舊知識，加以科學的、歷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種學術領域，各種文化領域，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繼續不斷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經過周密的、系統的研究，提出新的問題，作出新的概括。

掌握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識,这是一回事;从古代思想的圈子摆脫出来,从資產階級世界觀局限的範圍摆脫出来,开拓学术文化的新領域,大踏步地把学术文化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件事來說,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識,可以作为启发,作为借鉴,并且,由于无产階級世界觀光芒的照耀,在一定場合,象中国一句老話所說的,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一般說来,我們主要地还是得依靠新时代給我們提供的日益众多的新材料,新經驗,来扩大我們的眼界,探索和揭露前人不能发现的世界和社会的秘密。同时,这也决不是单凭本国已有的历史成果就能济事。我們必須在研究世界一切已經达到的偉大成果的基础上,来从事我們学术文化的革命工作。象那种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国粹主义”,在这里是不能立足的。

苏联科学文化的偉大的創造性成就,是我們的榜样。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了尽快地建設自己的新国家,对于新知識的追求,如飢如渴。从大家努力向苏联学习这一件事,也可以說明这点。

我們国家有很悠久的文化,这是幸事,但是,如果对待不当,又是不幸事。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的古文物,这些有吸引人的一定魅力。当然,对于这些,我們現代和后代的人民需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加以研究、整理和总结,以便对新时代的一切創造性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援助。但是,如果钻进去的人过多,特别是钻进去而不知道跑出来的人过多,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风,这就成为問題了,这就不妥当了,这就不好了。

資产階級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資产階級的学风和习惯还殘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問題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毫无疑问,在整个学术文化領域中,應該有各种專門的工作。单从社会科学來說吧,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現狀,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过去;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理論性的探索,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資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譯,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我們的学术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类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所有

這些方面，我們都有一些人在做，並且有一些工作進行得不壞，作了有價值的貢獻。問題是現在學術界中有些風氣是否完全適合於學術文化工作向前發展的利益，是否完全適合於進行理論性、創造性活動的利益，也就是說，是否完全適合於新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利益。

有些人說：要接受歷史遺產、文化遺產嗎，很好，我們就是擁有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人，你們就照我這個樣子辦吧。這些人在舊書堆里鉆來鉆去，往往對一些並不重要的事，甚至一個簡單的字，也不必費地、不相適應地用了很多時間去考證，幾個月，甚至幾年，還可以把這些煩瑣的考證寫出許許多多的文章和一本又一本書來，不但他們自己以此樂而忘反，而且影響一些青年也跟着一起樂而忘反。馬克思主義者為要說明或解決問題，為要探討某種歷史的規律性，絲毫不反對必要的考證；相反地，倒是認為必須掌握大量的材料，做許多嚴格的考證。而且，只要有需要，對於某一個字，某一件事，馬克思主義者也並不反對給以周到的考證。但是可惜，我們的學術界中有些人却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認真地、有系統地進行研究問題，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對於具體的歷史現象或歷史事變，從事具體分析的艱苦研究工作，而只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做那些並不能說明什麼社會現象或歷史事變、而且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處的考證，從而浪費自己和在他們教育下的青年人的許多有用的精力。

我們很需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南，重新系統地研究中國全部的历史。可是，有些人卻只啃着某些舊書里面的個別材料，甚至只在個別字面的看法上，也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法德文版序言中說過：“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証實任何一種意見”（“列寧全集”第22卷，第182頁）。我們有些歷史工作者的偏向，恰恰是這樣：他們愛在個別的例子、甚至在個別的字句間轉圈子，去証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進一步地努力，用長年累月的工夫，去引用關於一定時代整個社會生活的材料的總和。這種做法，希望得

到科學的結論，不就很難很難的嗎？是不是可以說，這種做法，主要是屬於煩瑣主義的興趣，在實質上並不是科學的興趣？

解放後各少數民族給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關於研究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和農奴社會的極豐富的活生生的材料。憑借這些新材料，就有可能使人們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後，寫一部或幾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新續編。有些研究機關，有一批研究工作人員，在搜集這些方面材料的工作上，是辛勤而有成績的。就我看來，如果有人能夠再進一步地去利用這些材料，象恩格斯和摩爾根那樣去進行研究工作，其結果必將大大豐富我們的歷史知識，幫助我們在研究漢族歷史的問題上開辟新的眼界，使我們研究全部漢族歷史的工作更容易進行，或許還可以設想，這種研究甚至能够使唯物史觀的內容得到某些新的補充。我們只要讀讀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六年英文版附注中對於摩爾根著作的估計，以及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怎樣注意利用摩爾根著作中的材料，那末，這後一種設想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進行這樣的 research，使人們不可避免地將會繼續引出全國各族人民必須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結論，因此，這種研究工作不只有學術價值，還具有現實鬥爭的價值。但是可惜，我們的歷史科學工作者似乎還沒有充分注意、也似乎還沒有人認真地着手去做這種研究。對於老文獻的枝節考證興趣很濃厚，而對於各種活生生的材料、包括象少數民族這樣的材料的研究興趣不足，這或許也是“厚古薄今”表現的一種形式吧。

也有些人，他們倒不去搞許多煩瑣的考證，却是在繼承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名義下，在玄虛中繞圈子，把古代加以現代化，把現代加以古代化。例如馮友蘭先生曾經提過所謂“抽象繼承法”，在實質上就是這樣。他在最近所作的“四十年的回顧”，已經對這點作了自我批評。我們歡迎他這個進步。但他原來那種思想，並不是只屬一個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還可以在此說一說。他提出的所謂“抽象繼承法”，其中有些個別論點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它的根本內容是錯誤的。他認為，古代留傳下來的許多遺產，哲學史

上、道德史上的許多概念，它們的抽象意義是不變的。或者又如他後來所說，它們的一般意義是不變的。他想剝奪哲學、道德的概念中的具體內容，使這類概念成為超客觀存在、超時間、超歷史條件的某些絕對的、先驗的形式、公式、或名稱。他的所謂繼承，就是把它們現成地拿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如列寧所說，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經過個別而存在。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實踐告訴我們，一切正確的概念，科學的概念，都是從具體事物出發，而又回到具體事物。具體事物是概念的出發點，又是它們的終點。各種概念都是反映一定的相同事物的存在。概念反映具體事物間的聯繫和聯結，反映事物的多樣性的矛盾的統一。離開具體事物，就無從進行正確的抽象，就沒有什麼抽象的概括，就不能夠構成什麼正確的概念。但是，從馮友蘭先生原來的說法看來，具體只能在抽象中存在，只能通過抽象而存在。這就完全顛倒了。抽象變成主體，具體變成從屬和派生的東西。於是，不論古今，任何哲學派別，任何階級道德，似乎都要屈服在馮友蘭先生的所謂“抽象意義”或“一般意義”的支配之下。這樣，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綫，磨平這個階級道德和那個階級道德的界綫。在這種所謂“抽象繼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那就是蘊藏着一種具體的復古主義，即企圖經過某種形式保留中國歷史上的唯心論體系，企圖把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一套道德都當作永恒不變的道德。

有所繼承，必有所否定。我們要繼承什麼，否定什麼，那都是具體的。比如我們繼承唯物論，就要否定唯心論，能說這種繼承和這種否定都是抽象的嗎？列寧說過：“兩千年的哲學發展過程中，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鬥爭難道會陳腐嗎？哲學上柏拉圖的和德謨克里特的傾向或路綫的鬥爭難道會陳腐嗎？……”（“列寧全集”第14卷，第128頁）列寧又說：“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按實質來說，是兩個鬥爭着的黨派……”（“列寧全集”第14卷，第379頁）古今中外，哲學上兩條路綫的鬥爭和這種

斗争的党派性，具有普遍性。难道哲学史上继承下来的这种两条路线的党派性的斗争，在现在是抽象的吗？在中国，比如说吧，从古代哲学史上一直继承下来的关于名实关系问题的斗争，这是抽象的吗？你所继承的，或者是存在决定思维的观念，实决定名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物论者；或者是思维决定存在的观念，名决定实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心论者。继承正确的东西是具体的，继承错误的东西也是具体的。怎样能说这些是什么“抽象继承”呢？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哲学上的真理，一切科学上的真理，都是这样。道德上也是这样。难道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道德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而不是具体的、阶级的道德吗？

所谓“抽象继承”，实际上是把概念孤立在具体事物之外，把概念同具体事物对立起来，否认概念是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否认反映客观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概念本身的变化，否认概念的具体性。因此，什么“古已有之”呀，什么“古今是一样的”呀，就是这种所谓“抽象继承”论必然引出的结论。这种“抽象继承”论只能引向“颂古非今”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各种不同遗产的性质区别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应该把它们区别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吸收精华，排除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当我们说继承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继承，是带批判性的。继承和批判，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以是伟大的创造性的科学，因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遗产，而是对于前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革命。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27页）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我的辩证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资本论”第1卷，第17页）马克思对于

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是有批判的繼承。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的副題，就是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空想社會主義、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的社會主義流派的鬥爭中，揭起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偉大旗幟的。

大家熟知，列寧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的各個戰線上，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事業，做了許多極其博大精深的批判的、革命的創造性工作。列寧在反對民粹派、經濟派、孟塞維克、經驗批判論者、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托洛茨基派以及各種“左”傾機會主義者等等的畢生鬥爭中，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新的階段。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在接受了中國前人各種優秀遺產的同時，同樣也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態度去對待各種遺產。

在十九世紀末年，列寧在他同俄國民粹派爭論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的著作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在繼承和批判這兩個方面的相互關係，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區別當時俄國有兩種不同的遺產：“一種遺產是一般啟蒙者的遺產，是對改革前的一切東西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的人們的遺產”；“另一種遺產是民粹派的遺產”，是“寧肯停滯”、“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旧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遺產。同時，他又說：“學生們（指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較之民粹派分子是徹底得多、忠實得多的遺產保存者。……但是不用說，‘學生們’保存遺產，並不象檔案保管委員保存舊紙那樣。保存遺產，並不等於局限於遺產”（以上引文均見“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50、52頁）。總之，第一，馬克思主義者要區別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第二，馬克思主義者既要有繼承，又要有批判。

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條戰線是反對右的復古主義。這種右的錯誤傾向是：只要拾古人的余唾，認為凡古皆好，加以膜拜，而否認正當的批判。一條戰線是反對“左”的幼稚病。這種“左”的錯誤傾

向是：把批判当作抹杀一切、割断历史的粗暴的簡便手法，用現代革命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和責备古人，把过去的历史看成錯誤的堆积，而否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繼承。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条战綫上的斗争是正确的，因为馬克思主义者总是历史地看待一切，根据各种事物出現的具体历史条件，它們包含的具体历史內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即使是遗产中的精华，如旧唯物論，朴素辯証法，各种帶有某种进步性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历史地看待它們，承認它們在历史中所应得的地位，分別它們里面的正确部分和不正确部分，既不夸大它們的作用，也不縮小它們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在于鼓舞人們向上的創造力。

随便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來說。唐朝韓愈是在文体上进行創造性的革新者；他的主張是：“惟陈言之务去”。清初顧炎武是一代学术风气的开辟者；他認為：“文章之病，全在模仿。”他还进一步主張：人們要著书，“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在这里，我不想說到他們所达到的造就的問題。他們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他們造就的看法，不能离开他們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我在这里想說的，是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他們都力求精通古文、古书；另一方面，他們所以能够有某些成就，就是因为他們毕生下过苦工夫，而在一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傳統的束縛。

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在历史上那些有或多或少創造性成就的，也都是或多或少不受傳統束縛的。

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除了失掉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的鎖鏈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掉。历史上有过的精神解放，再没有什么可以比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解放的时代更彻底的了。而且，在解放后，全国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同样是前无古人的。“厚今薄古”的提法，实质上是反映了这样的解放和解放后的这个新的局势。

但是，一定的口号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象上面所說的种种內容，就不能完全由“厚今薄古”这样簡單的口号充分表达出来。曾經出現过有人把这个口号加以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也发生过

一些誤會，例如，似乎以為考古不必要了，古代歷史的研究不必要了，古書的校勘和注釋不必要了，古書今譯的工作不必要了，從事上述這些工作的老專家需要改行了，在學校里也不必給學生以必要的歷史知識，也不必讀古典作品了……如此等等。我原先沒有把問題說得很清楚，這是要由我負責的。

無論如何，實踐是第一，實踐是一切方針、口號的試金石。既然一定的口號、公式都不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只在這個“厚今薄古”口號上空空洞洞地盡說盡談下去，對於中國學術文化並不會增加一些什麼。我們想望的，就是要有一批一批的人真正能夠好好地去做。而果真這樣，也就會經過一段時間而出現許多出色的新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報告中說過，“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綫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逐步克服這個矛盾，是我們整個理論戰綫上、科學戰綫上的任務。這個任務要求我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付出很大的精力。在科學上揀便宜，此路不通。想在這裡一下子成名，想搞些什麼投機，想趕些什麼“時髦”，這就根本打錯主意了。必須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搞清楚一件事又一件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上說過：“在科學的入口處，好比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在科學面前，就是必須有進地獄那樣的勇氣。前人有過一副對聯，聯文是：“心中別有歡喜事，向上應無快活人”。用我們的話來解釋：我們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戰士，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滿懷盈溢着戰鬥的樂觀主義，這叫做：“心中別有歡喜事”。但是，要實現我們的目的，必須經歷一系列曲折的道路，並且，必須奪取科學的堡壘，而奪取科學的堡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堡壘不容易奪取，小堡壘也不能輕易奪取。這又叫做：“向上應無快活人”。誰以為隨便找一兩件材料，說些空話，就能成為一個科學家，就能成為一個有貢獻的人，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科學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應該以工人農民做自己的模範。

工人造一个工具，造一所房子，农民种粮食和各种作物，都要有一系列的艰苦的劳动。任何生产成果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对前人劳动的经验，在没有经过具体的分析、没有取得新证实的经验之前，也不好随便抛弃。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的，但在历史上，一切科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没有不经艰苦劳动而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所谓“生而知之”，根本上没有这回事。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来没有“生而知之”的科学家。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只在厚今薄古这一口号上背得非常烂熟，而一旦忽然成了科学家。

我想，真正厚今薄古，真正看重现实的问题，看重各种还没有解决而正待解决的问题，就要认真看待学问的工作，而在工作上不会觉得是“轻松愉快”，而会觉得是一种很沉重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最现实的、最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总是较复杂的问题，总是较困难的问题，总是要求我们付出更大力量去反复研究的问题。思想有了一定的结果，可以有些“轻松愉快”，但在有“轻松愉快”之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难产的过程。要研究一件事，必须经过很苦的思索。“皇天不负苦心人”。任何一个人肯劳动，总会有结果，大结果或小结果。苹果有大有小，小苹果也是苹果。可以有苹果，可以有小苹果。无论如何，付出了劳动，就会给我们一个代价——一个果实。

否认条件，那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种错误的想法。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求正确认识各种具体的条件，正确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比如拿学问这件事来说，你要得到学问，就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肯劳动，继承中外前人的成果，向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先进国学习，这些就是条件。我们要向科学要东西吗？当然可以。有多少劳动，科学就会给多少东西。不经过艰苦的劳动，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就会关起门来，不让进去。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上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据说，吃了仙桃，就可以长生不老。孙悟空是经过锻炼，经过奋斗，才能够到天宫吃到仙